

浙江省史畧

——浙江青年月刊單印本——

二十四年一月 陳訓慈初稿

北平圖書館惠存



浙江省史略

陳訓慈



- 一、引端
- 二、草昧初開與越國興亡(自三代迄戰國)
- 三、郡縣的規設與開闢(秦漢三國)
- 四、中原文化的南被(東晉南朝隋唐)
- 五、百年混亂中的樂國(五代時的吳越)
- 六、政治與文化的重心(南宋)
- 七、商業與學術的進步(元明)
- 八、近世中國文化的淵藪(清)
- 九、餘話

一、引端

浙江省是全國各省面積最小的一省，而在近世的中國文化上，浙江又是人文最盛的一省，與江蘇相齊名。我們鑒于本省今日文物的繁昌，應知其實有積久而致的由來。如土地的開闢，經濟的發展，和偉大人物多方的努力，莫非銖積寸累，積以歲月，纔能造成今日燦爛的浙江。浙江人愛其本省，自然都想了解本省的往事；也惟多有這種了解，尤能油然而啓我們愛



3 0387 8149 2

26126

鄉之心；進而發願繼承先賢靖獻民族的精神。

浙江的開發，至少有二千四百餘年的歷史。我們涉覽史事演進的大勢，覺得本省的史事大概可分爲三個時期：三代以來，浙境草昧未闢。春秋時越國發憤圖強，旋歸滅亡。直至秦漢設置郡縣，三國時孫吳征服山越，西晉時又增設二縣，于是浙省內地漸見開治。故自周季以至西晉，約八百年間可說是浙江的開闢時代。（註一）晉室南渡，定都建康，中原世族，多避地而定居江浙。浙江受中原文化的溉澤，文教漸興；南朝相承，彌見繁昌。隋唐又以開通運河與對外交通的影響，物力與人文相得而益阜。吳越錢氏當唐末五代擾攘之際，保浙八十年，休養生息，民力充盈。北宋承之，因得得以更振教化，四明永嘉之學風，至與中原相媲美。故自東晉迄于北宋之末，約八百年間，可說是浙江文化的蕃育時代。南宋定都臨安，浙江遂成京畿之所在；在此中國民族第二次大遷移之中，名流巨族，更多卜居浙江；內地之開發，與都市之繁華相並進。元代政治中心北移，浙江人文雖一時稍衰；而明初都金陵，後仍建爲陪都，浙江名賢既世濟其美，境內之開化亦日進而日進。清代二百餘年中，浙江更有地方的演進，遂使比肩江蘇，卓然爲中國經濟與文化之中心。蓋自南宋至清亡七百餘年中，可說是浙江的興盛時代；（註二）至于今發揚光大，還是方興而未有艾呢。

本文溯述浙江的歷史，大體是從「文化的開發」爲着眼，所以也可說是浙江文化開發史略。惟於每一時代的建置，固略爲述及，而于近世與文化關係較疏的大事，亦偶有敘及，則又不能以文化二字爲限了。因爲時代是這樣長，範圍又是非常廣，所以每代每方面只是略略說

及；有如飛鳥在空中下瞰，只看到一個輪廓，有時也許于雲霧中辨不清重輕而多所遺漏了。我本想將標題改成「浙江省史勢鳥瞰」，可更恰合于內容，但因編者先生徵稿時原定為「浙江省史略」，又因史勢二字恐不顯豁，所以仍用原題，而事實上這篇文章，只不過是嘗試對于浙江沿革的史蹟大勢，作一個鳥瞰式的觀察而已。成稿匆率，未遑詳校，誤漏自知不免，糾正有待讀者。至于進究本省各時代政治經濟文化演進的特殊問題，這裏正包藏無限美麗的園地，浙江的青年如果各以所好而致力，必有意外的收穫。而這篇發凡的簡述，也得分執筆祛塵之樂了。

(註一)春秋越王勾踐之立在敬王二十四年即西元前四九六年，至西晉愍帝末年為西元三一六年，共為八百十二年。

(註二)東晉元帝即位在西元三一七年，北宋徽欽被虜則在欽宗靖康元年即一一二六年，凡八百十年。

(註三)南宋高宗建炎元年為西元一一二七年，始即位于南京，後十一年(一一三八)始定都臨安。自高宗即位至清亡，(宣統三年即一九一一年)凡七百七十四年，而自南宋建元至今(一九三五年)則為八百〇八年。所以照我這樣粗率而武斷的分法，浙江沿革史的三個時代，每個時代適約八百年。惟越王勾踐以前的時代，未計在內。廣義說來，浙江的文化當然也可說是不僅二千四百年。(禹游會稽之事，雖荒遠難考，但揚州奠土，明見禹貢，當時自己已有原始

文化之可述了)

一、草昧初開與越國興亡

——三代的浙江與周季吳越的興亡——

浙江省是富有民族光榮史蹟的地方。而從屈辱中努力奮鬥，卒能雪恥稱雄，卓然為先民自強精神的表現，亦足為今日民族復興中的典型者，尤莫過於二千餘年前越王勾踐中興的事業。所謂「臥薪嘗膽」「生聚教訓」等語句，已為今日一般人所習聞；而我們溯述浙江的往史，也不能不重視這一段史蹟。這要約述秦政統一以前浙江的沿革，就自然以越王與國的事蹟為其中心了。

【三代時浙江的大勢】浙江自三代以來，是屬於揚州的領域。舜時始設十二州，揚州為其一。大禹平水敷土，劃定揚州，包括自淮水以南東南至于海，即現在江蘇南部浙江及福建東部地，（註一）其地十分龐大，南與蠻族草昧之地接，實不易定其所屆。據禹貢所載「厥土塗泥，田下下，賦下上錯」，可見江浙一帶還是荒昧而沒有開闢，所以土地列等甚低。其實物也只是竹木齒革羽毛果物等，而不列農產物，可推知其時猶以畜牧為主要生活。商周相繼，九州之名雖有不同，而揚州的名稱範圍，大致無改。觀周禮所謂「其利金錫竹箭，畜宜鳥獸，穀宜稻」，（註二）則畜牧林業之外，農藝亦漸有進步。在此期間，浙江的人文，荒淫難稽。所謂禹會諸侯于塗山而誅後至的防風氏，所謂禹歸還大越，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，（註

三) 都是不易徵信的事。商周間的事蹟，史書更缺少記載可考了。

【春秋時越國的由來】 夏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，(註四)始有越國之稱。後來周武王又封其後，都于會稽。越之境域，在勾踐時，南至于句無(今諸暨)北至于禦兒，(今崇德東南)東至于鄆，西至于姑蔑。(今太湖)(註五)是則會稽山以南，還是原始民族雜居的地方。至于浙西嘉湖二府屬地方，在春秋時蓋屬吳國。(周武王封太伯仲雍之後周章于吳)越國北境與吳相接，所以二國的鬭爭就易于發生。

【吳越之爭戰與越王會稽之辱】 越國吳國都僻處南方，在春秋時常為中原諸侯各國所鄙視。後來晉楚爭霸，而都歸衰敝，吳越趁乘時而起。在周敬王時候，吳王闔廬打敗楚國，又乘越王允常新歿，與師伐越。越新王勾踐(允常子)以敢死士擾亂吳之軍陣，吳軍敗于槁李，(今嘉興)，事重在王二十四年即西元前四九六年)闔廬受傷死，臨死告其子夫差必報越之仇。在夫差積極備戰三年之後，勾踐不從大臣范蠡的諫止，輕易發兵，夫差發精兵迎戰，敗越于夫椒。(今吳縣)勾踐領五千餘的殘兵，退到會稽，吳兵追圍之。在他悔恨之中，范蠡勸他含辱忍氣的講和。當時吳臣伍子胥勸夫差勿允，而越臣文種獻計以美女寶器賂吳太宰嚭，嚭遂說于吳王赦越，伍子胥又諫不聽，吳國終於罷兵。

【勾踐之謀復仇與越之復興】 越王勾踐回國之後，欲謀報吳仇而復興吳國。乃節儉勤勞，飲食管膳，禮賢愛民，使文種(會稽人)主政，范蠡則為質于吳，二年後回國，佐王治軍。(註六)勾踐以越國小民寡，頗重人口政策，如令壯者不娶老婦，及男二十不娶女十七不嫁者

罪，生子女者有酒食之賞，所以越國之人民日增。又獎民耕織，積三年之食，而教其民以復仇之義（註七）如此七年，吳因敗齊而驕，又誅忠臣伍子胥，勾踐屢欲興師，因范蠡說時機未熟而不動，而夫差又乘驕北會諸侯于黃池，吳國精兵都離境，于是蠡乃勸勾踐發兵四萬餘人伐吳，吳師大敗，夫差回來請和，越因滅吳時機未至，許其暫和。更後四年，越國力愈充而吳益衰，勾踐發兵大破吳國，圍之三年，棲夫差于姑蘇。夫差請和，范蠡不許，夫差自殺，越國遂滅吳而併其地。（周元王三年即四七三年）勾踐受了極大的屈辱，卒能用良臣而克苦圖治，上下一致而完成了中興大業。此中一敗一勝之道，蓋由勝者犯志得意滿之病，而敗者能下困心勵志之功。而勾踐團結全國，克苦實幹的精神，正是我浙江往史所留遺給我民族最可寶貴的遺產，浙人尤應繼承發揚以爲全國的表率啊。

【越之極盛與楚之滅越】勾踐平吳以後，以兵北渡淮水，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，致貢于周，受周元王之命爲伯。他更遷地于宋，分地于魯楚，于是越兵強大，號稱霸王。至於後來范蠡如何忍因功遭忌而去國，與文種如何被讒而自殺，那是越王不能共安樂失德之事，姑不詳論。自勾踐八傳而至無疆，正是戰國縱橫之世，楚國十分強大，楚威王大敗越國，盡取從前吳國地，越至此實際上已亡國，（西元前三三四年在越滅吳百四十年以後）。從此諸族子爭立稱王，而皆服朝于楚。浙江爲楚國的屬地，凡一百十三年。至秦政二十五年（紀元前二二二年）秦將王翦平江南，降百越之君，浙江遂歸于秦國一統的領域。

在春秋戰國時代，吳越之間的文化程度，是遠不及中原齊魯晉鄭諸國。史記越世家勾踐

「文身斷髮，披草萊而邑焉」。吳世家亦說太伯仲雍「斷髮文身」以走荊蠻，可見所謂揚州烏夷（見禹貢）這原始民族，斷髮文身二件事是其特殊風俗。吳越立國以後，漸次開化，但其民以好勇著于漢代（註八）可見強悍之風，是正與現在江浙文弱之風相反的。吳季札之北上聘魯觀樂，（註九）見稱于孔子，但對當時教化似無多大影響。孔子弟子在江淮以南者僅一子游，（註十）猶非越人，浙江文物之興，還在兩漢以後呢。

（註一）尚書堯典「肇十有二州」，揚州爲其一。禹貢述各州之地，有云「淮海維揚州」，略示其地域之所屆。其論貢物則曰：「貢金之三品，璆琕篠簜，齒革羽毛，鳥夷卉服。厥棗織貝，厥包橘柚錫貢」。

（註二）見周官職方氏「在南曰揚州，其山曰會稽，藪曰具區，川曰三江，」其下如此云云。

（註三）並見吳越春秋。

（註四）國語越語上。

（註五）據吳越春秋所載，句踐自己曾與范蠡同時入臣于吳，且記其在不室中執蠡除之役甚詳。但史記與國語均不載，似句踐入臣之事或爲後人僞託，茲據史記。

（註六）漢書地理志「吳越之君皆好勇，故其民至今好用劍，輕死發」。

（註七）季札觀樂于魯，見春秋左傳。禮記又載孔子稱延陵季子爲「吳之習于禮者」

而往觀其長子之葬。

（註八）史記仲尼子弟列傳「言偃字子游，吳人，自江淮以南聞孔子學者，偃一人而已。」

三、郡縣的規設與開闢

——秦漢與孫吳時代的開闢浙江——

春秋戰國時代的浙江，雖然因吳季札通聘中原之影響，和越王踐北向稱霸的結果，因而漸得開化，然而除去太湖流域（指太湖周圍浙江北部與江蘇東南部相連接的區域）以外，現今浙江省的大部，還是草萊未闢文化幼稚之鄉。及秦始皇統一告成，分建郡縣，始設會稽郡，而其地還是限于會稽山以北。前漢勤于邊事，對南方的開化未甚注意；雖以東甌的內徙，增擺會稽的郡境，而天台山以南，幾乎沒有居民。後漢在浙境設縣稍增，分設三郡，浙東濱海之地漸見開拓。而三國孫吳時代之用兵山越，馴化其民，建縣布治，尤著開闢的功績。所以自秦政統一（始皇二十六年即西元前二二一年）至孫吳之亡國，（晉武帝太康元年即西元後二八〇年）五百年間，可說是浙江從草昧漸行開闢起來的時代。浙江開化的基礎，也可說是此時代打定的。

【秦政與浙江】在秦政未統一以前，曾在江浙間暫置楚郡。（因當時吳越已為楚地，故名）及滅六國而成統一，分中國為三十六郡。其中會稽郡領縣二十四，在現在的浙省者凡十

七縣。可知浙江的地方，大部分是會稽郡。只有湖州西境及嚴屬杭屬的一部分，屬於郡郡；今之溫州則劃入閩中郡的範圍。（註一）秦代對於會稽郡的設治情形，不可詳考。我們今日所見到的遺蹟，有會稽秦始皇的石刻；（註二）而考之史記所載，則知那位氣蓋一時的秦始皇，却曾巡遊從紹興到過杭州，憑眺這波濤險惡的錢塘江，而從富陽渡江至會稽山，致祭于大禹，立了石刻而回去；這也可見當時的帝王，震于吳越的舊望，對浙江已有相當的重視了。

【前漢的治浙】劉邦之平定中國，會稽郡是大將灌嬰所攻下。（註三）在高祖時封建制度之下，浙江先後是宗室的封土。（荆王賈吳王濞）武帝時始置十三部，在浙江的會稽郡與丹陽郡，（即彰郡改）屬于揚州部。（註四）而溫台處一帶，本為東甌國地，後以被在福州一帶之閩越所侵，武帝往援，徙其人民于江淮間。（其故地亦歸入會稽郡）（註五）這與一部分越國遺民的開化，頗有關係。在此時代，浙江的各縣還是文化幼稚，很少出名的人物，其間會稽似較為開化，朱買臣嚴助（嘉興人）皆曾為會稽太守。自會稽山以南，更是十分荒涼了。

【後漢的開拓海疆】後漢對浙江境內郡縣的建置，大體皆循其舊。順帝分會稽郡一部分為吳郡。（杭嘉湖嚴之一部分）（註七）到後漢的末年，則復有新縣的設置。（靈帝獻帝時）在湖屬則有武康安吉武豐，而臨海永嘉（時稱永寧）之設縣，則可見東南部濱海的地方，漸漸開闢。可是各地開化的程度，終是比不上紹興。所以我們在此時代所聽到的有名人物，如

博雅深思的王充，（註八）見稱于孔融的盛憲，（註九）見稱于蔡邕的趙華，（註十）乃至後來三國受知于孫氏的虞翻，（註十一）一爲上虞，一爲會稽，一爲山陰，一爲餘姚人，都是舊紹興府屬所產，也可見紹興人文發達的淵遠了。

【三國孫吳之開闢山越】在兩漢時代，浙江雖設了不少的郡縣，然郡守縣丞對于開通教化，很少盡力，而對于山嶺僻險之區，更是視同化外，地方官不加過問。現在浙西嚴州一帶，天目山脈所蟠亘與安徽接界之地，以及衢屬與江西接界的地方，正是所謂「山越」蕃殖的地方。（註十二）山越人散居蘇浙皖贛四省邊境，多數伏處深山，不與世通，而強悍勇武，桀黠者遂稱兵剽掠，至三國時爲更甚。吳孫權（富春人，今富陽）席父（堅）兄（策）之業，立國江東，定都南京，（時稱建業）江淮間既成要區，浙皖遂爲京畿之屏障。因山越騷亂足爲心腹之憂，（註十三）乃盡力謀剿平之計。其間雖然也偶用鎮撫懷柔之方，而以山越憑險頑抗，故常用兵窮討。從孫策孫權直至孫皓，約六十年間，征伐山越大小四十二役。其在浙境者，以屯聚會稽爲盛，而嚴州西境據地尤廣。孫策兄弟嘗親征山陰，更任諸葛恪爲征越將軍，迭次討平叛越，懷附其民，先後置縣，或以治地太廣，鎮剿爲難，則又屢次分立新郡。（如東陽郡等），（註十四）後來嚴州府屬境，吳時所設有五縣之多。（惟分水至唐增設）而杭州西部，與台金衢溫處各屬，吳時所設之縣又十縣。蓋山越人民之墾山田，築道路，已導開闢之先鋒；及設治以後，教化漸益普及。（註十五）浙江大部份地方之初步開化，爲後來東晉時接受中原文化之始基者，孫吳之功績實在不小。

(註一)見浙江通志卷二建置。會稽郡領縣二十四，在浙省者爲錢唐富春餘杭山陰諸暨餘姚鄞餘姚上虞大末(今衢州)勾章(今慈谿)鄞鄞烏程(今吳興)由拳(即秀州今嘉興)烏傷(即婺州今金華)十七縣，見薛應旂通志。彰郡郡治在湖州長城(今長興)縣西南。

(註二)秦始皇會稽石刻，在今紹興之東山上，據說是岑石所刻，字已剝落，西溪叢話詳載之。孫暢之述征記謂其字爲丞相李斯所篆。

(註三)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：「三十七年浮江下，過丹陽，至錢唐，臨浙江，水波惡，乃西百二十里，從狹中渡，上會稽祭大禹，望于南海，而立石刻頌秦德。」案此所云浙江卽錢塘江，浙江之名始見于此。據舊唐書云：「所謂狹中者，卽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紫霄宮路是也。江流至此極狹，始皇正從此渡。」

(註四)史記灌嬰傳「漢高祖六年，灌嬰定會稽郡。」

(註五)按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統縣二十六，在今之浙者凡十八縣；丹陽郡統縣十七，在今之浙者爲於潛故彰(吳興)二縣。

(註六)武帝建元三年，閩越擊東甌，發兵救之。元鼎六年，遣將擊之，後降，徙其民于江淮間。

(註七)按後漢書郡國志揚州部丹陽郡十六城，會稽郡十四城，吳郡十三城。在浙者

有吳郡五縣，會稽郡十三縣，丹陽郡二縣。

(註八)王充字仲任，上虞人，仕爲功曹，著論衡，反對俗儒，時有特見，爲漢代一大思想家。

(註九)盛憲字孝章，會稽人。孔融與曹操書，謂海內知識零落殆盡，惟會稽盛孝章尙存云。

(註十)趙曄字長君，山陰人。著吳越春秋，蔡邕稱之于京師，名著一時。

(註十一)虞翻字仲翔，餘姚人。治易爲蔡邕所稱，孫策孫權皆用之，晚年講學著書，門徒尤衆。

(註十二)山越的來歷，主要的就是越國的苗裔，如甌越閩越南越皆是；其次則是楚國所併蠻濮諸國之後，而楚漢之際江淮間人民避亂南下者，亦有匿居深山與土著相結合者。關於山越由來征戰及其與開闢江南之關係，可參看劉芝祥「山越考」，見史地學報三卷四期。

(註十三)曹操常招誘山越，使爲內應，故吳之外征深受其牽制。陸遜以爲「山寇依阻深地，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」(見三國志本傳)即指山越。

(註十四)吳國有交廣荆揚四州地，揚州統十四郡，在今之浙者有會稽(舊有)吳興東陽臨海(新分設)之四郡，又有吳郡(後漢時分設)之嘉興等八縣，新都郡(新設)之始新(今淳安)新定(今遂安)二縣。

(註十五)三國孫吳時浙中之人物，除宗室孫垣等居錢唐者外，如會稽謝承之著後漢書，山陰蘭澤武康姚信之治經學，皆著聲聞。以武功著者，如故彰(湖州)朱氏，烏傷(金華)路氏，見于三國志者尤多。

四、中原文化的南被

——晉室南遷後浙江之開化——

東晉的時代，因王室的避外族侵逼而南遷，建都現在的南京，中原的世族也跟着遷移，于是江浙各地平添了不少新的民族。浙江就在此時，深澈的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濡染，一百年間，(約三一七年至四一九年)，土地日闢，而文教亦日盛。晉室既亡，南朝雖朝代屢更，而與北朝對峙約百七十年之中，(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)南方文化實有縣續穩健的進步。隋唐之間，對海外通商漸盛，于是內力之外，浙江沿海更受外力之激勵，而加速其文化的進展。這二百年來浙江因與中原文化密切接合後的進步，又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

自西晉司馬炎初奪魏稱帝之後，孫吳仍保江東凡十六年。吳既亡國，(吳孫皓降在二八〇年，晉武帝太康改元)晉于吳之舊地仍其舊制，為會稽等四郡及吳郡新安郡(新都改)的一部分地。當時五胡各國已先後興起，而且在短促的三十幾年中，王室自然無餘力以從事南方的開化。及劉聰臨長安，懷惡先後北虜，于是宗室司馬睿即位于建康，(西元三一七年，建康即今南京)這就是東晉元帝。于是中國民族為避外寇而有第一次大規模的南遷，而浙江文

化的開發，却因此得了一種活力。

【東晉時代浙江的盛況】東晉對於浙江郡縣的設置，僅因西晉之舊而略加分設。（註一）新置的縣也不多。僅于台屬增設仙居，溫屬增設樂清。（時稱樂成，自永嘉分出）當時的政治文物，悉集于荆揚二州，揚州爲王畿所在，領江東及浙江地，隨王室南渡者多定居斯州。其後蘇峻祖約之亂，胡患又大至，北方人民南渡者尤多。僑置州郡，人口日蕃。浙江山川秀美，自中原遷來之民族巨姓多居之，而紹興尤成爲一時名流薈萃之地。歷史上有名的「蘭亭之會」，就是王羲之在紹興蘭亭宴集同志支遁孫綽等的故事。（永和穆帝年號，九年當西元三五三年）（註二）而鎮壓桓溫的野心，造成淝水戰勝的盛況之謝安，就是北方世胄而隱居浙江上虞之東山者。（註三）蓋會稽自成帝以後，爲琅琊王之封地，人文薈萃，所以成爲一時的勝地。儒學以外，當時名流又頗能宏佛法。（王導謝安王羲之孫綽等皆崇信佛教）至如書法的精究，（王氏尤著）文學之綺麗，（如謝靈運之賦）樂舞的發達，（如謝安之好聲律，桓伊之治音樂，謝尚之作鸛鵲舞，衣冠效之，漸漸成俗）更是已爲南朝柔靡風氣開其端倪了。

【南朝浙江文物之繼興】因爲東晉時州鎮募兵備胡的影響，造成了劉宋以後易代頻多的局面。大概南朝（自宋至齊梁陳）的疆域，與東晉無多出入。浙江部分的建置變革，最重要的是除出今錢塘江以西地以外，將餘地概爲「東揚州部」。（註四）而南朝立國日久，浙中人口之繁庶，商業之興盛，與文教之普及，與江南不相上下。觀于所謂「川沃澤衍，有海陸之饒，珍異所聚，故商賈並湊。其人，君子尚禮，庸庶敦龐，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。」（註五）可

見繁華的一班。當時儒術文學，乃至佛學美術，自然以建康爲中心，而浙江亦常有名人。如沈峻（宋武康人）賀瑒（宋山陰人）之于經學；謝靈運（宋紹興人）沈約（梁武康人）之于文學，皆是卓著的人物。

【隋唐時代浙江之商業】

隋唐對浙江分疆建置，頗有更張。隋時仍州郡之制，唐太宗設道，初隸江南東道，後又分置浙江東道浙江西道。（註六）浙江二字用于正式治區的名稱，從此開始。在方鎮制度之下，浙江亦爲唐室維持統治的重地；但我們在此時間所要注意的，却是商業的進步。商業進步的主要動力，由于內國者有運河的開鑿，由于國外者則爲對日本的通使與通商。隋煬帝之開江南運河，自鎮江歷蘇州嘉興以至杭州凡八百餘里。後代又因而修濬連絡，交通稱便。這不但爲後代糧賦致貢中央之重要途徑，並且是促進國內商業的一個要素，同時又有灌溉惠農之利。（註七）杭州受這運河之利，而且海口未淤，商業亦比六朝時代爲興盛，隋時築城，至唐初已有十萬以上之人口。此外唐玄宗時之始築海寧塘與防海塘，也有爲地方除害保農之功。（註八）至于國外交通，則因季候風的關係，隋唐以後中國與日韓使節來往，實以寧波爲要口。當時日本遣唐之使，皆自甯波上陸，商船也隨着東來，從事非正式的貿易。且農事漸興，物產亦饒，遂爲外國所愛慕。經過五代數十年的推移，遂促成宋初在浙海設置「市舶司」進行對外貿易的局面。

至于隋唐之間的浙江人物，或事功彪炳，或文學美茂，可舉甚多，現在不及列舉了。

（註一）晉元帝在未即位前，分設義興郡，浙之長興屬之。明帝時又分臨海郡爲永嘉

郡，故東晉之浙江，爲吳興東陽臨海永嘉四郡，及吳郡之八縣，新安之二縣，與義興之一縣。

(註二)王羲之字逸少，原籍山東臨沂，服官于浙之紹興。

(註三)謝安字安石，原籍河南陽夏，(太康)南渡後世居建康，安則隱居東山，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，曾出爲吳興太守。孝武太元八年(三八三年)安之侄玄率軍大敗秦王苻堅于淝水，使秦不敢復南窺，皆安之謀畫也。

(註四)劉宋孝武帝初，分浙江東爲東揚州都，領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；而浙江西吳郡吳興仍爲揚州。(宋書州郡志)尋罷東揚州，蕭齊因之。梁又分置東揚州，尋罷，陳復置東揚

(註五)見隋書地理志揚州

(註六)隋初改置杭吳二州，(以東揚州爲吳州)後仍爲揚州之會稽等五郡及吳郡宣城郡地。唐初置越州，管越嶧姚鄞浙綱衢嚴麗婺十一州。肅宗後分置浙江東道浙江西道，旋分旋合，浙江西道所領爲今浙西及鎮江蘇常等地。可見江蘇東南部在沿革地理上實與浙同爲一區，至唐有浙江之名而猶然。其後強分，實不合自然地理分區之原則。

(註七)隋掘運河在煬帝大業六年，其後南宋高宗掘浙東運河，與江南運河同有農商之利。

(註八) 參考舊唐書地理志

五、百年混亂中的樂國

—— 吳越錢氏的保浙與其影響 ——

唐朝藩鎮的制度，一面歸宿于朱溫篡奪與中朝頻更的局勢，一面又造成了列國割據的狀態。在這中國分裂混亂約七八十年之中，（朱全忠篡位在西元九〇七年，至宋太宗滅北漢完成統一爲九七九年，凡七十三年，若併唐末開始割據之局計之，將及百年）現在浙江省的領域，是吳越錢氏割據的地方。當時海內干戈侵尋，紛擾不息，獨吳越能抗拒外侮，保全一方，與汴梁中朝陽通使貢，實際上則獨立稱雄；休養生息，打定了後來南宋繁庶的基礎。這时期的浙江，不能不說是遍地紛擾中的樂土了。

錢鏐以臨安縣（時稱杭州之安國縣）之一鄉民，從董昌破黃巢之兵，敗劉漢宏，爲杭州刺史。後來又以平定董昌（越州觀察使）之功，授鎮海鎮東兩節度使，（事在昭宗乾寧三年，即八九六年）所治包括現在浙江的全省。昭宗天復二年（九〇二年）又晉封越王，後二年改吳王，至朱溫稱帝後遂建吳越之號。（九〇七年）錢氏統治之霸業自此始。以功高望隆，地勢優勝，遂從封將而蔚爲大國。錢鏐（諡武肅王）定都杭州，號曰西府，稱王約三十年，傳子元瓘，（文穆王）十年，傳子宏佐，（忠獻王）又傳弟宏倬，（忠遜王）再傳弟宏俶，（亦單作俶，諡忠懿王，卽位于五代後漢時）保疆封而隆治業，威震遠近。宋太祖卽位十七年間，錢氏通貢

受敕，實仍割據之局。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，（九七八年）五月，方始將領土獻納于宋朝，弭地方之兵革，成統一之全業。（註一）自錢鏐初封越王至錢俶納土稱臣，先後八十三年。在五代之十二國之中，可說立國最久結局最美好的了。

錢氏保浙之功，從前的史家很多稱道。其築海塘之事蹟，更是使「錢大王」成爲民間傳說中的名人，崇拜的對象。我們在今日而追論往事，覺得他確實不僅因納土于宋而弭兵禍，爲有造于浙人；而對于浙江各方面的開化，實有很多的影響。要而言之：如開墾農田，興築海塘，推進商業，獎掖學術，宣宏佛化，皆有成績可述，流澤及于後世而不絕。

吳越國境領十三州，其北與淮南國接。武肅王雖然不能攻取潤常二州，（文穆王攻得廣德無錫又分置秀州）但至忠懿王却能南併福州。（註二）吳越治地雖不甚廣，但經吳晉南朝隋唐之開闢，郡邑已盛，農事亦興。吳越治國，頗重農利。而其對于荒田，則放任人民去開墾，而且不取租稅；（註三）尤有獎勵農墾之效力。海塘的建築，起于梁時，（註四）其後時有修築，至今杭州海寧等地人民，還能稱道勿衰。就商業而論，當時雖時有戰亂，然吳越歷代諸王頗能輯睦隣國，以通有無，而閩商來往爲尤盛。（註五）武肅王又嘗建國學，聚圖籍，一時學者輩出。（註六）而信奉佛教，屢建佛寺浮屠，則又有宏佛法之效。（註七）近已傾圮的杭州雷峯塔，就是武肅王妃黃氏所建，相傳爲藏佛螺髮髻的。至于吳越對于兩浙內地的開發，也頗有可稱。省境內之新昌崇德鎮海開化四縣，都是吳越錢氏所先後設置的。

因吳越錢氏保土的影響，浙江所得到的繁庶安足的情形，可從宋初學者所說見其一斑。

歐陽修嘗稱金陵與錢塘爲東南大都會，惟錢塘因抗宋受兵，故一時成「頽垣廢址」的情形。『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，效臣順，頓首請命，不煩干戈，故其民幸富足安樂。又其俗習工巧，邑屋華麗，蓋千餘萬家，環以湖山，左右映帶。』（註八）葉適亦稱「吳越之地，自錢氏時獨不被兵，四方流徙，盡集于千是之內，而衣冠貴人，不知其幾族。』（註九）從宋代所見的盛況，已可測知數十年中錢氏生養之成效。而當趙宋大業已定，錢俶毅然棄號歸土，不至如李煜（南唐）劉繼元（北漢）之廢爛地方，爲我浙江保持元氣，這尤是後來煥啓文物之重要關鍵，應爲我們所感載不盡的。

（註一）錢俶在後漢後周的時候，皆陽爲忠順而通貢。及宋太祖卽位，平定各國，俶遣弟入貢，後又親入朝，賞賚甚厚。至太宗繼位之三年，俶又入覲，禮遇尤隆，俶乃上表，請將「封吳越國王致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，並乞解罷，」又奏請「以所部十三州奉獻。」太宗以兵不血刃而定兩浙，甚悅，下詔有「山川士田，盡獻于天府，舉宗效順，前代所無」之語。見吳越備史卷四及補遺。

（註二）五代史職方考「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」，所云十三州，在今之浙者爲杭、越、（約當于紹興）溫、台、明、（寧波）湖、衢、婺、（金華）處、睦、（約當于嚴州）秀州。（約當于嘉興）此外則爲蘇州與福州二州，在蘇閩二省境。諸州之名，至此已漸與明清之府名相近。

（註三）吳越備史卷四載「後漢乾祐二年，（忠懿王）下令以境內田畝荒廢者縱民耕之

公不加賦。——時王募民墾荒田，勿取租稅，由是境內並無棄田。」

〔註四〕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，建侯潮通江等城門。見吳越備史卷首州考。

〔註五〕宋歐陽修有美堂記有云：「而閩商海賈，風帆浪舶，出沒于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，可謂盛矣。」當時錢塘口深闊，歐陽氏去五代不遠，就其所見，可知當時浙江與福建及海外通商之盛。

〔註六〕參考夏定域「吳越錢氏之文化。」（文瀾學報第一集）

〔註七〕如乾德二年四月重建城南寶塔寺，見吳越備史卷四。又如靈隱寺始創于晉，吳越時亦曾重建。

〔註八〕歐陽修有美堂記

〔註九〕葉水心集

六、政府與文化的重心

——南宋定都杭州後浙江的繁庶——

經過吳越時代的休養生息，浙江在北宋已是文物昌明之邦。當時因對外的通商，都邑日見繁盛；而由師儒的講誦，理學尤稱盛一時。及至契丹女真先後憑陵，宋室被逼南渡，于是臨安定都，浙江為一時的京圻，文化更有長足的進展。當時杭州之繁華，到現在還留着不少的遺蹟；同時內地的開發，更有造于後來的浙江了。

【北宋浙海之商業】唐時日本貢使雖多由寧波上岸，但對外貿易的要地，却不在浙海岸；唐朝的重要商港，據古代阿剌伯人的記載，與近來學者之所考定者：是龍編（安南之河內）廣州泉州廈門及揚州四處，而廣州在唐玄宗時置有市舶使，以收商舶之利，最為繁昌。（註一）至宋代因唐之成規，益獎勵對外貿易，先後置市舶司之地有八，在浙江者有杭州明州（寧波）二處。太祖初設司于杭州，太宗時廢杭司而移于明州，大約至真宗時而杭明並置。（註二）當時寧波在商業上之重要，已不下于杭州，至南宋時獎勵通商，增設市舶，于是浙境商業更見進步了。

【北宋浙江之學風】北宋之世，名公鉅卿頗有來官于浙中者，如蘇軾曾官杭州通判，范仲淹曾官衢州知州，王安石在其未顯時曾知鄞縣。所至提倡教化，實為學術興起之一因。方濂洛諸儒講學的前後，浙中已有四朋慶曆五先生。凡此于（慈谿楊適杜醇，鄞縣王致王說，奉化樓郁）與永嘉九先生，（周行己許景衡蔣元中等，多出程伊川門下）相繼著書講學，在理學上卓然著名。以文學著譽者，更難盡舉。

【南宋臨安之繁華】北宋徽宗之時，金已聯宋滅遼，勢大盛。欽宗靖康三年，金軍進陷汴京（開封）虜徽欽二帝及臣民千餘人以去。康王構渡江南下，至杭州以圖基業，改稱臨安府，不久遂定都。（紹興八年即西元一一三八年）此後一百五十年間，臨安既為南宋國都之所在，遂成一時政治與文化之中心。當時臨安繁華，據中國各家筆記所載，（如夢梁錄）乃至南宋以後到過中國的西人遊記（如馬哥孛羅游記）中所追紀的，幾乎到令人不能置信的程度。現在

折衷諸書，略說當時政府市政學校等情形。

南宋京城，仍吳越之舊，周圍凡七十里。官城在城南鳳凰山之東，自其北和寧門至觀橋爲「御街」，市肆無物不備。山下兵營有陸軍七萬，水兵萬人。萬松嶺與宮禁相近，紅牆碧瓦，櫺比相映。宮中鑿池以象西湖，築翠寒堂以避暑，繁華絕倫。當時市政，已大有可觀。有專管市政之官，曰點檢司。據馬哥李羅游記，（註二）說杭城有石橋萬二千座，可見當時路政的修治。巡察分區的辦法，戶口的登記，早已實行，防火之規制，甚爲嚴密；市肆以貨物分地段，商業尤爲繁盛。臨安又有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，（當時稱太學，在紀家橋東，以岳飛第宅爲之）生徒最多時至一千七百十六人，經費由官供給。更有武學醫學，有如軍官醫藥學校。政府的藏書，北宋時宣和館閣的所藏，多燬于亂。高宗優獎獻書，建秘書省，聚書至四萬餘卷，遠過于北宋。至于都人的游賞，則以西湖爲中心，尤極一時之盛。蓋西湖自唐加以修治，景色清幽。南渡以後，更有「貴宅官舍，列亭館于水隄；梵剎琳宮，布殿閣于湖山」，「晴雨之風光俱宜，四季之景色無窮。都人士無時不游，極一時佚樂之致，成後來游湖之俗。可是南宋君臣之苟安忘仇，論史者遂以西湖游賞爲一因了。（註四）

【南宋時浙江之建置與南宋商業】北宋太宗的時候，分全國爲十五路，後又增三路，其間兩浙爲一路，于各州或稱軍號，（如杭爲甯海軍仍五代時制）或仍稱郡。神宗分浙東路與浙西路，今杭嘉湖及嚴屬爲浙西路，餘爲浙東路。到了南宋時，臨安府爲行都所在，浙江十一州中，臨安明州等七州升爲府，其分疆屬縣則多仍其舊，惟處州在甯宗時增設慶元一縣。

(註五) 我們所要注意者，還是南宋因市舶司的增設而造成商業的進步。杭州在北宋有市舶司，曾一罷而又恢復，當時城中且有猶太突厥商人的居住。(據阿剌伯人游記)明州的市舶司繼續設立，而因錢江沙淤，明州商船出入尤盛。此外溫州南宋時亦有市舶司，而秀州(今松江)市舶司還是當時浙西路的範圍。但當時廣州與泉州國外通商，已比浙海為盛。而觀于高宗上諭有謂「市舶之利最厚，若措置得宜，所得動以百萬，豈不勝取之于民。」(註六)可見當時對外貿易所收關稅之多，亦可想像而見當時浙江對外通商的盛況了。

【南宋浙江學風之發達】南宋時代理學最盛，世尤稱朱子與陸子之學。(朱熹安徽婺源人而居于閩中，陸九淵江西金谿人)而浙江承北宋伊洛諸子之教澤，學風亦彪炳可稱。鄞人高憲敏(開)在高宗時為國學司業，至孝宗時則有明州淳熙四先生，(奉化舒璘，定海沈煥，鄞袁燮，溫縣楊簡)皆張陸象山之緒。在永嘉則有鄭敷文薛季宣葉適諸子；金華學派雖然後起，名儒甚多，最著名者，有金華呂祖謙之講性命，唐仲友之治經制，而永康陳亮(同甫)則好言事功。陳氏中興五論之說，力主收復中原，意氣之豪邁，尤可見浙東學之光芒。至若經學文術之士，更僕難數。南宋一代浙江人文之盛，冠于全國。(註七)觀于朱子稱浙東學者之能「卓然自立」，(註八)又嘗慨然謂「天旋地轉，閩浙反為天地之中。」可見文化中心之南移，且已為當時大儒所體認。而全謝山謂浙東在宋時有鄒魯之稱，更可見浙江文教煥發之由來，南宋實是重要的關鍵啊！

(註一) 九世紀時阿剌伯人伊般哥達比記時中國商港為龍編廣府泉府江都。梁任公

據此引證史書以考之，見梁著「中國之都市」編。（史學與地學第二期）當時與波斯大食通商最盛，據阿剌伯人記載，黃巢陷廣州，回教徒等被殺至十二萬人。

（註二）據宋史食貨志，似杭明同時並置。梁著中國之都市則考定爲如此。

（註三）馬哥孛羅（Marco Polo）爲意大利人，仕元爲樞密副使。馬哥在中國十七年，屢奉使遠遊，曾西行至山陝雲貴川藏等地，南行至魯鎮揚及兩浙，考察政俗甚詳。自一二七五年至北京，一二九五年歸國。其至浙江，在一二九二年，（元始祖至元二十九年）去南宋亡國已十餘年，而杭州繁華不衰。馬哥書中稱蠻子國（南宋）之京師卽是。

（註四）關於南宋臨安之繁華情形，可參考吳自牧「夢梁錄」，周密「武林舊事」。「馬哥游記」之緒言，燕京大學張星烺有譯本。淺顯引述之作，可參考張其昀「浙江省史地紀要第四章」南宋都城之杭州，「梁任公」中國之都市」（史學與地學第一期）上篇亦可看。孫正容有「南宋臨安之都市生活」，見文瀾學報第一集。

（註五）先後升府者，如杭州升臨安府，秀州升嘉興府，湖州升安吉府，明州升慶元府，越州升紹興府，睦州改嚴州，後又升爲建德府，溫州升爲瑞安府。台州婺州衢州處州等則仍爲州或稱郡。浙東路領紹興慶元瑞安三府婺台衢處四州，浙西路仍包有蘇之鎮江常州江陰，在浙則領有臨安嘉興二府安吉州與嚴州

。參看浙江通志建置表。

(註六)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論。

(註七)據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一文，從正史列傳統計人物，北宋時浙江居

第八位，南宋時正史人物總數六〇四人，浙江凡一三六八，佔全國第一位。

(註八)朱子語錄「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，類能卓然自立」。

七、商業與學術的進步

——元明時代浙江的大勢——

南宋既聯蒙古以滅金，蒙古遂進謀征服中國。元將伯顏大舉入侵的結果，鄂州無湖建康相繼失守，于是伯顏自將三路逼臨安，南宋政府終于傾覆。四年之內，元兵很容易的平定了宋遺民（如陸秀夫等）匡復之師。從此政治的重心又統一于北京，浙江不再為京畿之所在。但是元朝九十年中，浙江的經濟與學術地位，還能維持南宋以來之盛。元末羣雄，張士誠（稱號吳）曾略地于浙，不久而敗。明太祖統一中國，定都金陵，以浙江為近畿之區，分劃為省，江浙兩省之分域自是定。其後明都北移，而浙江密邇陪都，人才輩出，仍繫宇內之重望。據近人統計，明代之歷史人物，與南宋同以浙江人為佔第一位，自非偶然而致的了。（註一）

【元明行省之制與縣之增設】元朝對行政區劃，最大的變革，是在路州縣之上，劃設了行省，為一種龐大的行政區域。（省以下統率路府和府，更以路統州縣，但府亦有隸于路之下

的，州亦有統縣的，名稱地位頗不一致。行省本是行中書省的簡稱，原意是重視地方政權的集權，視爲行官，但到明以後實際上成一種行政區的名稱。元初所設的共十一行中書省，其對於江南，則歸屬於一個範圍極廣大的「江浙等處行中書省」，所統治的有三十路一府二州，所包含有現在的浙江福建二省江蘇安徽南部及江西東北部的地方。在今之浙省者，有十一路，其一部分後又陸續改稱府，名稱已與後來的府名很相近了。明太祖初承元之舊制，于省府之名無所更動。但因定都金陵的關係，欲以長江下游地劃爲畿輔，繼從江浙行省中將蘇常等地分出來爲南直隸行省，（後改江南）而更分出杭嘉湖等十一府爲「浙江行中書省」。自唐以來蘇常鎮江向與浙西郡縣同屬一個區域之地，現在強爲分屬，與自然區域的原則始不相合，至今不易復更以使合于治理。洪武九年（一三七六年）行中書省改稱「承宣布政使司」，所管大抵仍其舊。當時浙江僅領九府，後又從直隸（即江蘇）分嘉興湖州隸之。浙江省現在的範圍，至此纔大體確定。（註二）至于新設的縣，多在宣宗英宗之時，真屬處屬各增三縣，台金溫屬各增一縣，本省之縣至此大抵全設云。

【元明浙江之通商】元代疆域廣漠，獎勵通商，故于南宋市舶司之制，繼承而擴充之。其間先後所置市舶司凡七，在廣東廣州福建（泉州皆仍宋之舊）江蘇（上海新設）各一之外，在浙江境者凡四：一爲慶元，（即宋之明州，今寧波）二爲澈浦，在現在的海鹽，三爲杭州，四爲溫州。（註三）浙江在海外貿易上之重要，就此可見。後來杭州市舶罷設，（原因當以江口淤塞外舶罕至）而澈浦溫州乃至上海的市舶司亦併于慶元，于是現在的前波，商業更見繁盛。

。到了明朝，市舶司仍設于甯波泉州廣州，而甯波與日本通市爲最盛。（註四）十五世紀末，（明孝宗時）葡萄牙人發見東洋航路。一五一六年，葡人始至廣東，不久遂從福建以達甯波。後因葡商拐誘婦女，被甯人殺死八百餘人。這是浙江對歐貿易的導始。而對于日本通商，則又以貢使的波折，取銷了市舶司而行封鎖，遂因此引起了倭寇之難。

【倭寇之役與浙江海疆的抗禦】日本在隋唐時遣中國的使節很繁，通商亦早已萌始，而以東南季候風關係，多由寧波爲通路，宋元以後，互市尤盛。明室既以寧波爲通日本之商港，日商尤時至交易。當時因張士誠等餘黨有逃海上謀內犯者，在海寧澈浦乍浦築城戍守，故海防甚固。後來因日爭貢使真僞而罷市舶，（註五）海商無所受節制，土豪又從而專利欺詐，遂逼而爲寇賊。浙江及江南閩北沿海大爲所擾，而以浙海爲最甚，尤以甯波防倭之役爲最劇。當時甯波設四衛十所，因山築垣，其間趙文華（慈谿人）胡宗憲（皖贛谿人）皆曾督軍務，而沿海民衆尤能併力用命。直至嘉靖四十二年（西元一六六三年）總兵俞大猷（福建晉江人）戚繼光（安徽定遠人）大破倭于閩海，倭患始平。倭患對于浙江，自然摧殘了地方元氣，而因此中國政府改取海禁的政策，更足以抑遏商業發展的機會，而且還是外交後患的伏根呢。

【元明間浙江之人文】南宋時浙爲京圻，故人才蔚盛；至元朝自然稍衰。但當時的理學文學，浙江仍居重要的地位。如金華金履祥許謙，鄞縣程端禮，海鹽陸正，紹興韓性等，皆一代學行卓特之士。明朝開國之際，青田劉伯溫（基）浦江宋文憲（濂）義烏王忠文，（濂）甯海方正學（孝孺）或有功佐命，或著名忠節，都是浙產。英宗之時，遭瓦剌之難，賴錢塘于

忠肅（謙）抗論守邊，卒能弭流遷之禍。他如文學之士，更僕難數，中葉以後，王陽明（守仁）崛起於姚江，尤卓然爲一代之宗師，陽明之學，窮理于心，又倡卽知卽行之說，更以推究于史，故能發爲事功（平宸濠平韞匪尤著）其講學所至甚廣，故門徒最衆，流澤亦最遠，其後清初學術，實由於姚江學風的啓導。（註六）至如晚明結社之風，書院之設，亦在江浙爲盛。此中氣節的倡導，後來更發爲宗社覆亡後的忠烈，遂蔚成浙江文化的一個特徵了。

【明季西學東漸與浙江】海上貿易之業，浙東之甯波開創甚早；西學之輸入，浙江亦遂開風氣之先。萬曆時意大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）之航海東來，（一五八一年至粵，一六〇一年至京）既至京師，翰林院檢討滬人徐光啓，首信其教而從其學者，而仁和李之藻（太僕寺卿）錢塘楊廷筠（京兆尹）亦往還向利氏問學。李氏既從利氏譯書，又奏薦西教士龐迪我等曆算天文之學。而杭州基督教之開教，亦從此時開始。（一六一一年李以父喪回杭，在杭州開教）（註七）此外浙人聞西教士之風以治曆算者亦多有之，實開清代治西學之先河。

【明季之匡復運動與浙江】浙江在明代既爲文化之重心，更是忠義的名邦。在南明匡復運動之中，浙江實是抗滿的重地，浙江人尤不愧漢族的柱石。當福王繼位南都，浙人已多參與其役。及南都既陷，東陽張國維奉魯王監國于紹興，于是浙東義師雲起，自寧紹以至台處，山寨相望。金華孫嘉績朱大典，甯波錢肅樂張煌言，皆糾師勤王。其後魯王敗于舟山，浙中臣民殉難者無數。煌言與鄭成功相策應，轉戰最久，曾陷皖南二十餘城，卒死節于杭州，其義烈尤足照耀千古。及大勢已去，浙江的耆宿大儒，或見危正命，（如山陰劉宗周絕食死）

或遁跡海外，（如餘姚朱之瑜遁死日本）或退隱講學。（如餘姚黃宗羲）（註八）而在講學著書之中，多隱寓宗國之痛，遂使後來清代浙江的學風，深深的渲染了民族主義的色彩。由今觀之，復明抗滿的運動，不僅是忠于一姓之事；充其志量，實是爲抗禦外侮保衛民族事業之所基。所以明季浙人的抗戰，正是我們民族光榮史蹟之所寄呢。

（註一）據丁文江之歷史人物統計，明史所收人物總數一七七一人，浙江凡二五八人，約佔百分之十五，爲各省第一。

（註二）關於浙江元明間之建置，參考浙江通志卷四五，及夏時正杭州府志。

（註三）至元十四年，設市舶司與廢之情形，參考梁著「中國之都市」。

（註四）明史食貨志「市舶司」……洪武初……設于甯波泉州廣州，寧波通日本，日本叛服不常，故限其期爲十年，人數二百，舟爲二艘」。

（註五）明史食貨志「嘉靖二年，日本使宗設玻素卿分道入貢，互爭真僞，……宗賈遂大掠寧波。給事中夏言倭患起於市舶，遂罷之。市舶既罷，日本海賈往來自如，海上姦豪與之交通，遂爲寇賊」。

（註六）可參攷浙江通志人物志各本傳與宋元學案明儒學案。

（註七）參考徐宗澤明末清初輸入西學之偉人（土山灣印書館）關於李氏事蹟，陳垣有李之藻傳（國學一卷三號）可參考。

（註八）錢忠介張蒼水黃梨洲等事蹟，可參考全祖望鮑琦亭集中各本傳。

八、近世中國文化的淵藪

——清代浙江的興盛——

自從東晉南宋兩次的民族遷移，浙江始日益開化；而其間吳越錢氏之保浙，亦奏生養滋榮之功。此後又經元明三百六十餘年間的牛聚教化，于是浙江的文化更打定了極深厚的基礎。所以到了清朝，政治中心雖然仍在北方，但言人才之美，物力之富，教育之發達，工商之繁盛，必推江浙；清乾隆帝曠世巨勢，亦稱道江浙為「人文淵藪」。(註一)可見浙江積二千年牙之開闢教化，得與江蘇比肩而成全國文化的中心，已為清初朝野所公認。清代二百六十年中，浙江的政治經濟學術各方面更有多量的進展，以下，我們就從各方面作一最簡略的鳥瞰。

【清代浙江省政治的區劃】清初對於全國的政治區劃，仍明代之舊，分為兩京十四省。浙江初有魯王及遺臣之孽師，至清兵平舟山，(註二)浙江大局已定。因設浙江承宣布政使司，統府十一，下屬七十六縣一州。(註三)布政使本為明制，清雖仍其名，而權位頗不逮。因為在明代臨時設置的總督巡撫，至清乃改為常設的長官，實權在布政使上。清初設浙江總督，至康熙以後則與福建合設一總督，稱「閩浙總督」，其職權極大。浙江巡撫位居其次，為實際上之軍民長官。布政使掌民政，按察使掌刑政，更有提督學政，掌學校。而省與府之間，更有道之一級，浙江省道區大別為四，(註四)此種區別，為後來民國分道之所本云。

【清代內亂中之浙江】 在清代歷次內亂之中，浙江以其地勢之優越，與民生之比較安定，常能不捲入兵戈，只有太平軍一役，遭兵最烈。康熙年間，君主南巡常至杭州，其時兩浙日趨富庶安定。嘉慶間白蓮天理之亂，北自沂畿，南及豫鄂，擾攘十餘年，浙江皆未波及。惟其間海盜蔡牽之亂，侵擾浙閩粵沿海，浙江之台州定海頗受其禍，爲浙江提督李長庚邱良功所平。（嘉慶十五年即一八一〇年）此後約五十年，而有太平軍入浙之役。太平軍初自廣西出湖南，由武漢東下，三年而直搗南京；定都以後，即分軍侵浙，但用兵重心在蘇皖，對浙江常是略攻而復退。（如石達開于咸豐七年侵入衢州）自李秀成率軍入浙，浙境始大震動。李氏初自安吉攻陷杭州，（咸豐十年二月）因志在江南大營而即退；繼復攻入嘉興，命李洪賢率軍進取嚴衛金華紹興諸地，會師再陷杭州。（咸豐十一年十一月）那時會匪已率湘軍督戰于鎮皖之間，命國荃收復安慶，更薦左宗棠援浙。（任爲浙江巡撫）而太平軍又陷湖州，分股侵各府縣，宗棠督師力戰于衢嚴間。後來台州寧波之太平軍相繼敗，李洪賢又敗退于金華；（同治元年間）南京之圍益急，李秀成李洪賢並被召還都，浙江形勢始漸弛。左氏先後收復金華紹興等地，卒由嘉興收復了杭州。（同治三年二月）會國荃既陷南京，（六月）浙境內之太平軍餘黨，亦次第平定。（湖州至七月方平）（註五）在太平軍全部戰事之中，入浙已爲後半期，而雙方爭戰之烈，殆爲浙江近數百年來所未有，李秀成等忠勇之氣，雖足以感一部分的人心，而入浙的太平支軍，畢竟多以劫掠爲事，使民間至今還是談虎色變。幸而厘治以後，浙江疆吏得人，至光緒中葉，元氣已漸漸回復了。

【清代外患中的浙江】道光以後，外交着着失敗，浙江亦曾受外兵的侵入。鴉片戰爭發生，英將義律自廈門北上，既陷廈門，遂北破舟山，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）定海總兵葛雲飛（山陰人）與王錫朋鄭國鴻均戰死。進攻鎮海，裕謙自殺。更溯甬江而上，不戰而取寧波。當時清將頑兵不進，朱貴戰死于慈谿。自是英軍進陷吳淞，直逼南京。但寧波的民衆，憤英人的無理搜掠，羣起抗拒，竟使英兵不得不撤退。（註六）及南京條約訂結，開寧波爲商埠，而西人之經濟勢力始侵入浙江。後來英法聯軍之役，英軍直攻大沽，浙未遭禍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與英訂烟台條約，開溫州爲商埠。中日戰事未嘗波及江浙，而馬關條約（一八九五）所開四埠，其一卽爲杭州，拱宸橋租界亦在此時劃定。八國聯軍之役，京津既失，大局動搖，西人野心方張。當時閩浙總督爲許應騫，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協議「東南互保」的辦法，由劉氏派滬道與各國領事訂東南保護條款九條，任保僑之責，浙省與東南各地皆得不入漩渦。蓋浙人雖激憤于外侮，但很知盲目排外的危險。故當時力諫拳黨不可縱使的大臣許景澄（嘉興人）袁昶（桐廬人）都是浙江人。而由外交失敗的刺激，促成維新自強的覺悟；浙江因對外見開較切，無形中遂爲時代的先覺了。

【清代浙江對外貿易之地位】清初沿海貿易，仍如明季情形，以廣東爲中心，而以葡人最佔優勢。當時因鄭氏據台灣，故于閩浙沿海戒備甚嚴，取締通商。及鄭氏既平，康熙始允疆吏的請求，設粵海關浙海江海四惟關，（一六八四年卽康熙二十三年）浙海關就設于寧波。自是各國就來貿易，而英國東印度公司既在印度打定了基礎，來華的商人尤衆。惟以粵

關稅捐繁苛，英商頗多至寧波舟山貿易者，後來浙海亦加重稅則，英人在寧波不得發展。（乾隆時英使馬加特尼來華，要求于舟山附近定居留地又未成）鴉片戰爭之後，寧波開為商埠，外商之來往始繁。杭州溫州，亦相繼開為商埠。然因上海開埠，「新發于硯」港口寬闊，當長江吐納之口，發展更速，于是外洋商船，多通上海，很少直接往來寧波；寧波對外貿易，遂惟仰上海之鼻息。杭州溫州，規模更小。浙江商業地位，自上海開港而轉衰。三埠對外輸出，以茶，棉花，豆，刻類，藥材，酒等為大宗，而輸入自以棉織物製造品為主，而大多以上海為轉輸之中心。然寧波對內沿海貿易仍甚盛，航綫交錯，而寧紹二屬之人民習商者甚多，活潑勤勞，冒險遠征，在全國工商業上，至今猶佔重要的地位。

【清代浙江學者對學術的重要貢獻】：清代浙江的人文，較之前代更為蔚盛。大較說來，著名的學者多產在沿海及錢塘江甌江兩岸的地方，而興于杭州寧波餘姚吳興四縣者為尤多，愈近腹地，則愈為寥落。明清之交，因陽明之影響，浙學已稱極盛。（註七）康熙之間，大師輩出。其後考證之學，浙雖不及吳皖之盛，惟亦承其風而有繼起，直至晚清而不絕。粗略言之：餘姚黃宗羲（梨洲）為清初浙學之宗師，其理學為王學之修正者，經學更包羅衆長，又深于史，開後來浙東史學的先河，即其發為文章，乃至曆算之學，亦足為後來文學家科學家之典範。自是以後，經學如鄒萬斯大仁和盧文弨，蕭山毛奇齡，史學如鄒萬斯同之明史學，全祖望之整理文獻，理學如餘姚韓孔當邵廷采，（晉宗王學，桐鄉張履厚則宗程朱學）皆著述斐然，垂範不朽。能文之士更難備舉。（秀水朱彝尊，仁和杭世駿皆著名）降至晚清，定海黃以

周，德清俞樾，瑞安孫詒讓皆治經有深詣，爲學者宗，更晚則有餘杭章炳麟。錢塘夏曾佑治史，仁和丁謙則長于邊徼地理。凡以一執鳴者，何可勝數？近人梁任公舉清代著名學者四六一人，浙江得九十人，在各省爲第二。（註八）清代各種學術，殆莫不有浙人的參加；其實獻之多，有非本文所能表著其萬一了。

【私家藏書與文瀾四庫之頒藏】因學風的發達，浙江私家藏書之業，也向來稱盛。嘉靖間，鄞人范欽得豐氏萬卷樓書而益之，建天一閣，一時推爲巨擘。明清間兩浙人士聞其風以藏書著者，如祁氏澹生堂鄭氏二老閣盧氏抱經樓趙氏小山堂，皆著名。後來晚清之丁瞿楊陸四家，浙江猶居其二。（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與歸安陸氏皕宋樓）雖皆不久流散，亦可見流風之遠。而尤其爲藏書之盛事，且影響于東南的學風者，當推文瀾閣四庫全書的頒藏。乾隆時四庫徵書，浙人進獻者甚多。當第一分庫書告成以後，高宗卽命增繕三份，分頒于鎮江揚州與杭州。杭州卽在聖因寺行宮之旁建文瀾閣，（乾隆四十七年卽一七九二年）陸續頒藏，（五十二年以後）設太乙分青之室，許士子觀覽傳寫。這一事對浙江學術的發達，自有不少影響。後來太平亂時閣燬書散，賴杭人丁丙的拾殘鈔補，與巡撫譚鍾麟的重建故閣，閣書得以復其舊觀，（註九）不如鎮揚之一蹶不振。民國以後底續補鈔，復其全璧，至今藏省立圖書館，爲東南文物的重鎮。

【浙江新學的研究與維新事業】明季浙人李之藻等從西人研究科學而譯書，已開風氣之先。清初曆算之學，王錫闢梅文鼎最著，浙人亦頗有聞風興起，至道咸之間，西人又有

以其學傳說于中國，而研習傳譯之最著者，當推海軍李善蘭。（字壬叔）當時英人艾約瑟偉烈亞力等來華，開書館于上海，李氏從之學，與合譯幾何原本後部九卷，以竟徐光啓未成之業。李氏兼治理化，于算學用心尤深，同治間充同文館算學總教習。居譯署二十餘年，于算學理化譯書頗多。（註十）此後譯書之所，京師有同文館，上海初有廣方言館，後則製造局設繙譯館，浙人頗多參與其間，西洋新科學藉此漸見普及。其範圍自聲光化電而漸及于政法名理之學。其後嚴幾道（復）廣譯西洋名著，浙省對於時代智識之研求亦日進，熱心之士且有在上海設書館以流通新書爲職志者。（如通社）國外之游學，同治末已派幼童赴美，後又派學生留法，到光緒甲午戰後又有留學日本的潮流。浙人出國者，始于光緒二十五年選派陳槐等五人赴日，其後更有赴歐美者。自辛丑和約時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，清廷即詔廢科舉，辦學堂，浙江于設學之事，尤開風氣之先：求是中西書院（光緒三十三年，至二十七年改稱大學堂，爲清之高等今之浙大的始基）之創設與北大同時，中小學職校亦早見創設。（蠶桑學堂創于二十四年，兩級師範法政工業三校皆在三十二年開辦，小學則在三十一年已辦十一所）而爲圖書館權輿的藏書樓，開辦亦先于各省。（光緒二十九年浙江藏書樓成立）日報爲傳播智識的利器，浙人如錢塘汪康年（俠伯）助梁任公創時務報，上虞經元善之創議辦新聞報，山陰何桂笙之任申報主筆，爲斯界之先輩，而浙境內則浙江官報等亦開辦甚早。此外晚清之新事業，上海固爲策動的一個中心，浙江亦早與呼應。最先設的是電報局，以外人請添滬浙電綫，遂于光緒九年設局。其大是輪船，招商局在同治末年成立後，蘇浙海運已歸該局

，（甯波有分局）杭州開埠後（光緒卅二年），更訂定外船來往章程，內河輪亦漸興。浙江郵政總局亦于是年成立，銀行則最先有興業銀行之設。（三十三年）最可注意的是鐵路：浙江人士，因鑒于京漢路借外資之弊，聞英商承築之路，一爲蘇杭甬綫，力爭廢除草約，改歸商辦，（光緒三十一年）設立公司，進行募股，舉湯壽潛爲總理，且于三十二年先築江甯路。（次年通車）當時浙江反對政府攻鑿盛宣懷的精神，實是革命運動的前導，後來收回國有政策卒爲辛亥革命之一種導綫。（註十一）在政治制度上，清廷爲欲抑止革命，乃有預備立憲之舉。三十三年九月始令各省設諮議局，至宣統元年九月一日成立，雖在改革之始，亦頗有所建樹。而地方自治之業，也在是年開始推行，不能不說是今日自治事業的始基了。（註十二）

【清季革命與浙江】最後，我們看清季革命的醞釀與實現，浙江復居重要的地位。光緒季年，革命之潮流與改革運動同時並興。孫中山先生創興中會（一八九四年）之後，鼓吹革命甚力者有蘇報，其執筆者自川人鄭容蘇人吳敬恆（稚暉）以外，更有浙人章炳麟（太炎）氏，宣導革命之主張。（劉師培等所辦之國粹學報，浙人之著作亦多）。後來章氏避日本，而孫中山先生亦于此時至日，成立同盟會于東京，（一九〇五年即光緒卅一年）浙人聞風加盟者甚衆。而志氣激昂挺身刺權貴以激動人心者，則有會稽徐錫齡之刺皖撫恩銘，並以身殉，而秋瑾亦于是時被害。（註十三）（光緒三十三年）及辛亥革命既起，浙江即時響應；武昌起義後不及一月，即由新軍及上海敢死隊攻燬撫署，（時在陰曆九月十五日即新曆十一月五日）各府縣相繼恢復。（初舉湯壽潛爲都督後由朱瑞繼任）而南京攻城之役，浙軍又與蘇滬聯軍共

奏克敵之功。(註十四)現在紫金山嶺的紀念塔，還是浙江在革命史上光榮的標識呢。

(註一)東華錄乾隆四十七年「七月八日上諭：四庫全書現在頭份已經告竣。……因思江浙爲人文淵藪，……再行繕寫三份。」

(註二)清兵平舟山，在順治八年。(即一六五一年)但張蒼水南田之師之最後覆滅，被逮殉節，却直至康熙三年即一六六四年，浙江爲明室爲漢族之奮圖，凡二十年之久。

(註三)計杭州九縣，嘉興七縣，湖州六縣，寧波五縣，紹興八縣，台州六縣，金華八縣，衢州五縣，嚴州六縣，溫州五縣，處州十縣。更有一州爲長興。此外更以定海爲直隸廳，玉環增設爲廳。

(註四)清制：杭嘉湖爲一道，寧紹台爲一道，金衢嚴爲一道，溫處爲一道。

(註五)關於太平天國戰事大部參考書甚多，近出較簡明者如王鍾麒太平天國史可用。「談浙」「及平浙紀略」一書，專記太平軍在浙之兵事。丁丙庚辛泣杭錄，則爲兩次攻陷杭州之紀事。

(註六)當時寧波城內將士雇民勇竊殺英人，英人頗受驚慌，卒退兵。參看徐時棟偷頭記，見煙嶼樓集。

(註七)劉師培近儒學術系統論有曰：「明清之交，以浙學爲最盛。」

(註八)見梁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。(清華學報一卷一期)朱君毅氏有歷代

人物之地理的分布（中華）一書對此更有分析的統計，以爲清代浙江人物在各省中次于蘇湘而列第三位。

（註九）參看浙江圖書館月刊一卷七八期。

（註十）李儼有李善闡年譜，（清華學報五卷一號）大略可參考阮元時人傳。

（註十一）浙江之維新事業，因現行浙江通志太舊，可參考民國十一年出版之杭州府志卷十七學校卷一七五交通諸門。

（註十二）參考杭州府志卷一七七諮議局。

（註十三）參考印維康中國革命史（世界）或其他同類書。

（註十四）參考左舜生辛亥革命史（中華）頁五一，頁六五。

九、餘 話

上文溯述浙江省沿革的史蹟，自三代秦漢以降，已說到滿清之亡。如果要完成自古迄今的統系，自應續述民國成立以來的大事。但是這短短的二十三年之中，本省經過的事情已非常繁複：如軍政領袖的更迭，省議會的成績，省憲的起草，二次江浙戰事的先後，交通經濟和教育的進展，乃至十六年國民革命成功後浙江歷屆省府之組織與設施，如分析加以觀察，實須單獨自成篇章；若欲以數百言略爲論述，必至掛漏異常。而且愈近的事蹟，愈不易說得簡明得要。所幸近二十年的事蹟，一般人還可有相當的記憶。所以本文就暫以清亡告一段落，對於民國以後浙江各方的變遷，祇得存而不說了。

在這二十餘年之中，浙江在經濟文化各方面，比較的都有穩健的實質的進展；其主要的原由，是由于境內能保持繼續的和平而缺少戰事。我們回溯民國十六年以前，國內的內戰相繼不絕，但浙江却因其地勢之不宜用兵，與浙人之和平的素性，得以避免內戰的漩渦。六年復辟之役，浙江與皖奉直豫等九省先後宣告獨立，（時浙督爲楊善德）但復辟旋即失敗，浙江全未動兵。後來九年皖直之戰，江浙間已有了糾紛；（民國十年九月宣布省憲法，十一年又定草案三種，但當局無誠意實施，遂成空文，茲從略）十一年奉直之戰，江浙兩省也有劍拔弩張之勢，而皆因各方疏解而歸和平。及至曹錕賄選，浙江反對最烈，（當時浙督盧永祥）一時成爲反對勢力之一中堅。蘇督齊燮元既違受曹吳指揮，孫傳芳復留閩遑遑，于是十三年九月，江浙間遂發生了戰事。（實際是軍閥內戰之一幕，故以稱齊盧戰爭爲宜）當時奉張以及粵省的革命勢力雖並爲浙江聲援，但浙江實際上處于蘇皖閩贛（皆受曹吳指揮）四省包圍之中，至十月盧敗而孫傳芳入浙。後來又以蘇皖歸入奉系的勢力，（當時蘇督爲楊宇霆）十四年九月又發生第二次江浙戰爭，這次是孫傳芳軍很快的攻入徐州。這二次戰事，時間都很短，而第二次又完全不在浙境作戰，因此並不十分斷喪元氣。所以十六年中，浙江可說是大體保持和平；就是軍閥爲惡，也還不如魯皖各省之烈。這對于地方政治與民力的進步，是有極大的關係的。

自從十四年以後，孫傳芳由浙江爲基礎，實際上把握浙蘇皖贛閩五省的勢力，傅北洋軍閥的衣鉢，爲南方革命勢力的對敵，浙人不願受其武力的統治。及至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

開始北伐，十一月陷南昌，十六年四月攻下南京，浙江一部份軍人受國民黨的聯絡，先于一月在甯波成立臨時省政府，不久革命軍收復杭州及浙江全境，省政府亦于四月成立，受國民政府的統治。此後浙江在中央領導之下，努力內部的建設；七八年之中，交通工商教育各方面，都得到了不少的成就。（近年的事蹟，皆從闕不述）雖然現在財政困難，民生未裕，但實際的事業，在各省中比較起來，已可算是最有良效。今後合全省官民一致的努力，承中央的指導與協助，解除困難而發揚新猷，浙江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！

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 ☆

自從國府奠都南京，浙江密邇首都，于是在政治上浙江儼為中樞後方之重地。就國防言，浙江原為海防的衝衢，而近年以公路鐵路的發達，已成東南交通之中心，在國防意義上也增其重要（航空學校設于笕橋，空防也更重要起來）在經濟方面，則浙省物產富饒，貿易發達，此後更加推進，並以全力規劃東方大港的開闢，更將有遠大的前途。在學術方面，當今著名學者既多浙產，境內學術教育又與日俱進，浙江至今仍卓然為全國學術文化的中心。凡此實際的情形，都是經二三千年的歷史，積無數的先賢心血努力而達到的。我們幸而生于此邦，對於這錦繡的山河，固然都覺得十分愛護。而在這淵久燦爛的歷史之中，尤應細細的體認出來前人開闢經營的勞績，雄偉卓特的事蹟，和經世與國的宏圖；因體認仰而覺寶愛，更因寶愛而感到了繼承光大的責任，以進為本省與中國民族而志的浙江青年，尋溯浙江史蹟之餘所應有的覺悟啊。



卷之五

五

五

五

五

中華書局影印